

刘海粟首次书法大展北京展出

■江村

11月25日,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、中国美术馆、中国书法家协会、南京艺术学院、刘海粟美术馆(上海)、刘海粟美术馆(常州)联合举办的“墨舞龙蛇——刘海粟书法作品大展”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对外展出。中国美术馆曾于1979年、1983年、2006年、2017年举办过四次刘海粟艺术展,均有热烈反响。这是继2017年11月“沧海一粟——刘海粟艺术展”后,时隔六年,作为中国美术馆的学术邀请系列展,又一次举办刘海粟大展,也是其首次书法大展。

刘海粟,字季芳,号海翁,江苏武进人,17岁(1912年)与乌始光等在上海乍浦路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,后易名上海美术专门学校(下简称上海美专),1921年,与康有为结识,随拜入康门游学问字。刘海粟的书法有着坚实的基础,从小习写唐代颜柳诸大家及宋代欧阳询“九成宫醴泉铭”。师从康有为学习书法与诗文,拓宽了他的视野,为他日后的书法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康有为的书法集汉隶北碑南帖之大成,他晚年碑帖兼得,熔冶诸家,以汉魏用笔,行书结体,书法天马行空,有龙腾虎跃之势。

此次展览展出书法作品150多件,展出内容极其丰富,既有擘窠大字,12米巨画《清奇古怪》,也有信札、对联、小稿、手卷、诗词,以及画跋等。刘海粟女儿刘蟾当天向中国美术馆捐赠20件刘海粟书法。

此次展览展至12月11日。据悉,展览明年将移师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举办。

走进中国美术馆三楼展厅,扑面而来的既有擘窠大字如《砥柱东南》、《华夏天葩》,也有信札、对联、小稿,小大之间,一以贯之的是雄强刚猛之气。

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开幕致辞中表示,“刘海粟先生的书法有情有义,有着壮阔的胸怀,作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者之一,他家学渊源,书法上取法宽博,无论创作还是理论,刘海粟的实践和思想几乎涉及中国现代艺术领域的所有重要方面。海粟先生的运笔风光流转,线质劲足神完,似游龙般逶迤矫健,如崩云般浑莽凝厚,古拙而灵秀,一派奇崛苍茫。我曾听到萧娴评价刘海粟书法‘得康有为真神’。萧娴与刘海粟一门同宗,皆康有为得意弟子,亦深得南海先生书法之三昧,洞隐烛微间烂若披掌。故此赞誉乃从心之论,绝非客套。”

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在开幕式发言中表示,刘海粟先生作为美术教育家与美术史论家,一直深研书法,从唐宋书法,到毛公鼎、散氏盘等的摹写研究,广泛取法历史书法精华……他的书法中既有着汉魏古朴、厚实,又有着唐宋元书法的使转流美,兼收并蓄,重金石,尊碑板,在那个时代,不同于普通写碑的书法家,与他的画作浑然一体,有着东西方艺术开阔的视野,同时又继承着中国文化中苍莽浑厚、刚劲雄强的一面。

刘海粟女儿刘蟾在现场介绍说,“这次展出的有多幅《精神万古,气节千载》,我父亲特别喜欢写这八个字,他写了很多遍,这是他的座右铭。我父亲多次讲,‘精神万古’,就是一切艺术都是精神的创造,从事艺术的人,都应追求这种万古不朽的精神。‘气节千载’,专讲气节,气节就是一个人的品格。从事艺术的人,尤其要讲这种气节,凛然与浩然之气。”

书法中的“纵横气”、“狂狷气”

刘海粟

刘海粟先生的艺术之路可以“传奇”二字称之,方面成名极早,大多时间生活在热闹的名利场中,追求豪迈、洒脱,极有世家子弟之范,与徐悲鸿以及传统文人相比,他的身上更有着一种“纵横气”、“狂气节千载气”。他的一生以其磅礴的气象、旺盛的生命力、恢弘的气韵、丰富的学养和高度的自信,有意无意间实现了汇通中西的精神。他内在的一种大气与文化自信,这从他的书法作品中尤其可以见出。

在书法上,康有为主张应从钟鼎石鼓入手,提议要他先写“石门颂”,再写“石门铭”,并授以康有为所著《广艺舟双楫》。这段时期,刘海粟写得一手“康体”,几近乱真。其后,海粟大师书法博众家之所长,集群英之荟萃,兼容并蓄,不拘一格,自成一统。其

后他深钻钟鼎文,潜心《毛公鼎》和《散氏盘》等的摹写研究,深得圆浑凝练之致,补好金石篆籀这一课。他自幼养成的悬腕中锋运笔,使笔致虚灵,神情飞动,一直坚持了下来,不但见于中国画也运用于油画。而绘画的造型意趣,却又渗入于书法的“分行布白”中。如用笔的繁简、大小、粗细、疏密、斜正,用墨的黑白、浓淡、干湿、虚实,从整幅统一变化的美学效果着眼,自成一画意盎然的“雨夹雪”书体,分外引人入胜。

刘海粟对帖学一脉同样重视,在现场展出的刘海粟早年临写宋人的书法有临苏轼《寒食帖》、晚年临米芾书法等,在临米字中,吸收原作的跳荡骏快,又有己意,见出苍劲。而在早期的题跋书法中,则可以见出其秀雅飘逸的一面。

康有为在传授刘海粟书法时强调:“学书应从钟鼎、石鼓入手”,他的一整套“尊北碑、重形变、强力度”的书学观念,影响了刘海粟书法的实践和理论。

据相关文献记载,1927年后刘海粟曾数临《散氏盘》、《石门铭》、《石门颂》,后又间隔着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,分别取其“趣”、“韵”、“姿”;临写《毛公鼎》,间隔着张旭、怀素,取其狂放不羁;数十年来学篆书与行、草、楷齐头并进,其中颜真卿的影响始终贯穿着。老人的书法正因为渊源有自,所以功力不凡;正又因为不独宗一家,所以显出多姿多彩。仅从浩如烟海的书法作品中选出的少数墨迹,就可以欣赏到《康有为墓碑》的端庄凝重,笔无妄下。还有像《水龙吟·铁骨红梅》经过石刻,萧散含蓄;一派魏碑风范。《秋兴八首》、《百寿杖》、《归去来辞》,则是代表了老人常见的行草书的风貌。

150多件书法作品,可以看到刘海粟先生对书法艺术的碑与帖交叉练习,使老人书艺建立在广阔的基础上,而晚年的书法尤其老劲纷披,见出精神气。正如一位书法评论家在现场感言:“读海老晚年的书法,顿觉一股元气升腾,胸怀间满是豪气,真可谓真宰上诉。”

此次展览的另一大亮点是展出了大量刘海粟的信札,既有寄给夫人夏伊乔,也有寄给刘虬、刘蟾等子女的,更有大量的友朋信札,如早期寄舒新城信札、晚年寄朱复戡、王一山、李宝森等,用笔苍劲,随性而自然,墨韵丰富。据参与展览前期策划的知名收藏家陈利介绍,其中一些信札尤有历史与文献意义。他的信札中白话间杂文言,作为书法看,或老劲,或苍茫,或因病而手颤,或兴之所至,皆无拘无束,尽现书法的本色之美。

(下转第3版)

